

板本研究

從清康熙刊《才調集》談古代書籍的代刻

郭明芳*

書坊刻書多半以求售為目的，然亦有一種「代刻」業務。所謂「代刻」，即書坊代第三人刻書之謂。代刻書或是私人與書坊間刻書契約，刻成後或全歸第三人，或兩相分沾。歷來似未有談及「代刻」書問題，僅陳正宏在《東亞漢籍版本學初探》中〈越南漢籍裏的中國代刻本〉¹一篇談有清代中國廣東代越南刻書情形。事實上，所謂「代刻」存在本土久矣。

自雕版印刷發展以來，有官府刻書、有書坊刻書，私人刻書較為少見，蓋私人於財力無法支應之故。隨著雕版印書擴展，加上明代以來商品經濟日益增強，私人刻書逐漸增加。然私人刻書多半止於家大業大或本身即有養養刻工者，後者如吳興閔、凌二家。至於一般文人想要刻自己文集尚稱困難。沈津曾就明清書坊印於扉葉的書價進行討論，結論是縱使這時期雕版印刷十分發達，其書價仍屬高昂。換句話說雕版印書仍非一般人所能達成。書價的組成包括刻書、印書的成本，舉凡刻工、印工，以致於裝訂，門市販售均需考量成本。

明末透過書坊代刻書籍應已發展，且甚發達。筆者曾在一篇討論天啟間刊印的《籌海圖編》分析該書為胡宗憲後人與書坊之間合作的產物²。當然此類例子尚多，延及清代亦見之，其中清康熙四十三年垂雲堂刊韋穀《才調集》亦可一探。

《才調集》今日僅見明萬曆刊本，以及崇禎間汲古閣刊本。入清以後，以康熙四十三年汪氏垂雲堂刊本為著稱。然而汪氏垂雲堂刊本或有著錄「宛委堂刊本」。其兩者關係如何，是書為前後書版轉移，或借版刷印，或是書坊代刻，前人多未論及。³以致於同一書或著錄汪氏垂雲堂刊本，或著錄宛委堂刊本，

*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候選人。

¹ 北京市：百家出版社，頁 125-142，2014 年 11 月。

² 見拙撰〈籌海圖編在明末清初流傳研究--兼談版本學上本衙藏版為坊私合作可能性〉，《古文獻整理與研究》（陝西省社科院編，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）第 2 輯，頁 87-118，2016 年 11 月（實際發行時間在 2017 年 8 月）

³ 僅知探究《才調集》版本專文有：

1. 劉瀏〈才調集版本源流考〉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2010 年 4 期，頁 78-81，2010 年 7 月。

2. 周小豔〈二馮校本才調集考略〉，《中國典籍與文化》2013 年 2 期，頁 101-104，2013 年 4 月。

又由於扉葉有「二馮先生」字，或如中國國圖著錄「馮氏宛委堂」刊本等。

林陶村先生曾就此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，且合於事實，然未有確切結論，其云：

刊本雖異，其實兩家版本當互有關聯。宛委堂本板心有「垂雲堂」三字，可證垂雲堂本問世在宛委堂本之前，很可能是商業間的快速覆刻，畢竟是暢銷書嘛！或者同業借用板片，改個書名頁，也許值得方家深入考證。⁴

另外，學苑汲古網站⁵著錄北大藏本，「是書有康熙四十三年垂雲堂原刻本，其後板歸宛委堂，鐫『宛委堂藏板』。此鐫『宛委堂發兌』者為當時翻刻本。」其說是否恰當？前有「藏版」者為轉版，經比對有「發兌」者亦為同版，怎麼可能無照相、影印技術下，同一書可以翻刻如此相同？

就此問題，筆者不認為是轉版。是書之所以有兩個堂號，其前後應有不同，亦即有「發兌」者為有償借版刷印經銷印記，有「藏版」者為書版轉移印記。前者是否涵蓋有書坊「代刻」而刷印販售，亦需進一步討論。

此書為汪氏所刊無疑。汪氏者，汪瑤字文珍，安徽新安人，生平未詳。垂雲堂或為其室名。據〈才調集序〉稱：

近日諸家尚韋穀《才調集》，爭購海虞二馮先生閱本為學者指南，轉相撫寫，往往以不得致為憾。甲申春，余獲交鈍吟次君，服之馮丈，始知汲古閣毛氏所藏鈍吟手閱定本，默庵評閱附載其中，丹黃甲乙，各有原委，其從子簡緣先生實能道其所以然。因托友人假汲古閣所藏，並影寫宋刻，取沈刻本暨錢校本，重加校讎，而乞例言于簡緣，遂謀登梓。庶同志者感佩兩先生嘉悉後學之德，且不慮撫寫之難云。康熙甲申八月新安後學汪文珍書城氏謹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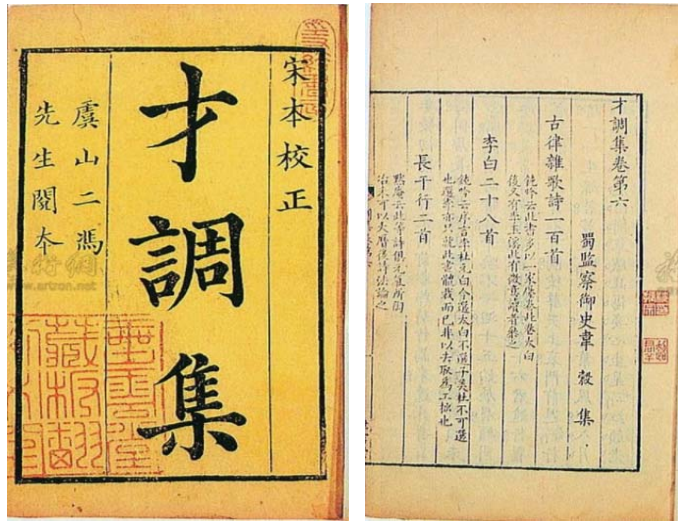
序言「甲申春，余獲交鈍吟次君」，此稱甲申為康熙四十三(1704)年，鈍吟即馮班(1602-1671)。汪文珍因得交馮班次子而知有馮閱本《才調集》。而在此之前，馮本以為眾所周知，並爭相傳抄購置。汪文珍透過友人借得汲古閣藏馮氏原本，並就錢、沈二本重校並謀付梓。

今檢美國國會圖書館著錄一部版式行款為左右雙欄，每半葉八行、十九字，版心白口，單黑魚尾，魚尾下書「才調集」，卷次與葉次，版心下緣有「垂

⁴ 文見老淘臉書，現筆者附文本文之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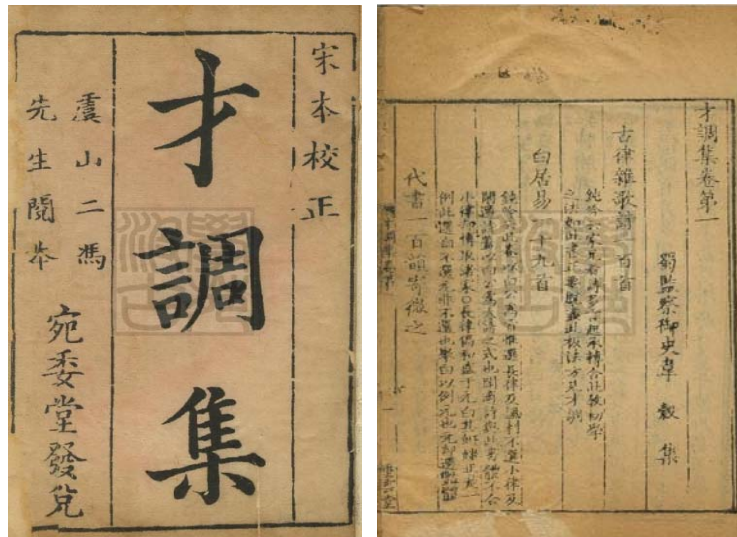
⁵ 網址：<http://rbsc.calis.edu.cn:8086/aopac/jsp/indexXyjj.jsp>

雲堂」字者，即當年汪氏刊本。此本又有該館附記：「1929年4月3日入藏，入藏號379064。康熙甲申八月新安後學汪文珍書城氏識語。書名頁右方題『宋本校正』，中縫下題『垂雲堂』。鈐有『垂雲堂藏板』印」。無獨有偶地，上海朵雲軒1997年春拍上拍號731號出現一部《才調集》(存一函兩冊)，扉葉敘述與國會館同，然無「垂雲堂」印並鈐有「垂雲堂藏版翻刻必究」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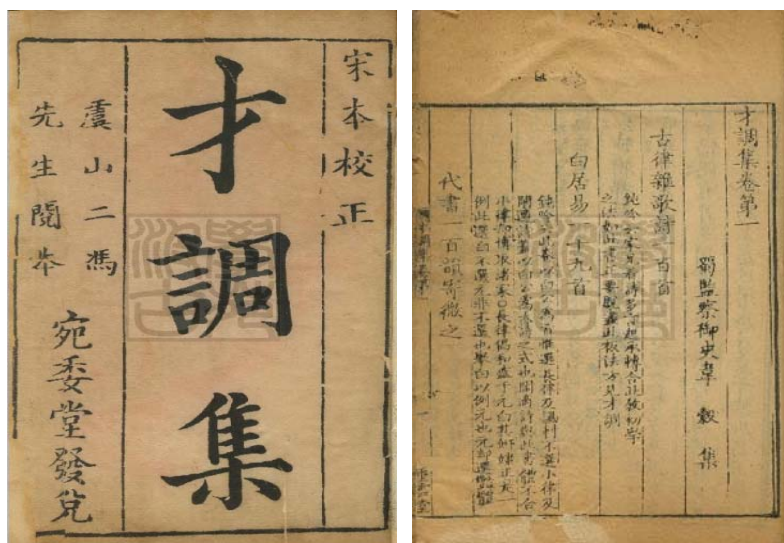


朵雲軒上拍書影

此應垂雲堂所刊無疑。然而北大與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所藏與垂雲堂刊本同版，扉葉均作「宛委堂發兌」，所不同者，北大作「宛委堂刊本」，哥倫比亞大學則作「垂雲堂刊本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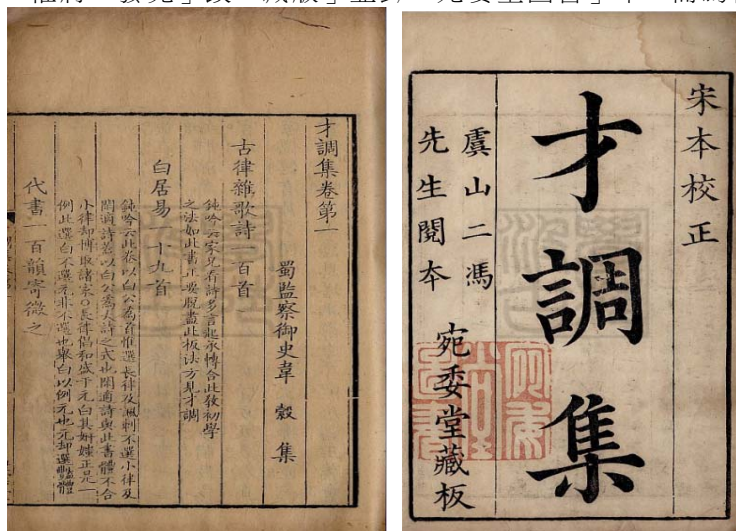
北大藏宛委堂刊本書影



加哥大藏垂雲堂刊本書影

此二本均左右雙欄，每半葉八行、十九字，版心白口，單黑魚尾，魚尾下書「才調集」，卷次與葉次，版心下緣有「垂雲堂」字。再核兩本字畫均一，應同版所印。北大本有扉葉，作：「宋本校正。才調集。虞山二馮先生閱本/宛委堂發兌。」

另見有蘇大藏本，字畫較為清晰，應較早所印。其扉葉與前述北大與加哥大藏本同，惟將「發兌」改「藏版」並鈐「宛委堂圖書」印。而為何如此？



蘇大藏本書影

若說垂雲堂書版轉移至宛委堂，則以實物對照頗有扞格不合，較晚的宛

宛委堂藏版本竟比較早的宛委堂發兌本為清晰。轉版之說則不予考慮。

筆者主張此書為汪氏安徽垂雲堂所刊，然汪氏或財力不足，進而與書坊宛委堂合作刊行此書。刊成後，汪氏得書若干，版心刻「垂雲堂」，扉葉或鈐「垂雲堂藏版」、「垂雲堂藏版翻刻必究」等印，用以宣示此書為汪氏所刊。同時，代刊書的宛委堂不僅書版藏於其處，又獲得書籍刷印權，將扉葉改「宛委堂藏版」（此本應較早）或「宛委堂發兌」，用以經銷發售。如此，雙方各得其利。其後，書版為宛委堂所得，又另行刷印販售。

按，**宛委堂**，瞿勉良編《中國古籍版刻辭典》⁶頁 402 著錄有「宛委堂」與「宛委山堂」似與此不符。其著錄「宛委山堂」為明末清初洛陽人李際期的室名。際期字更生。未言有刻過《才調集》。又著錄「宛委堂」為明嘉靖間浙江嘉興人項德棻室名，亦未言刻有此書。至於垂雲堂或汪瑤、汪文珍則未見著錄。

檢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夏樹芳著《奇字通》著錄「天啟四年宛委堂刊本」。

又於學苑汲古網站檢得宛委堂刊印不少宋葦刊書籍，如中國民大館藏《顧嗣立詩選》一卷，註記云：「康熙癸未(42年)宋葦序言刻書事。『曆』不諱。封面又鐫十五子姓名及字號。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集部總集叢編 386、《中國叢書綜錄》1 第 874 頁均著錄為『宋氏宛委堂刻本』，參館藏 SG4171/821-1(538527)封面所鈐『姑蘇閭門內吳趨坊徐河橋北塊宛委堂書舖發兌』印，疑誤。」又該館藏顧棫編《歸錢尺牘》五卷，有扉葉，作「宛委堂發兌」，卷末鐫「虞山如月樓刊」長方木記，版心下鐫刻工名「敬公」、「公勝」等。另北大藏同書則另鈐「宛委堂圖書」印。此印與上述《才調集》同。



中國民大館藏《歸錢尺牘》書影



宛委堂發兌印書影

又鄭州大學藏陳維崧輯、蔣國祥校訂《篋衍集》十二卷，扉葉作「宜興

⁶ 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7年2月。

陳其年先生元本/芸暉草堂藏板」並鈐印「姑蘇閶門內吳趨坊徐河橋北塊宛委堂書鋪發兌」。蔣國祥蘇州人，臺灣首任知府蔣毓英之子，清初刻書家，曾校刻有《兩漢紀》、《臺灣府志》。

又上海朵雲軒 2013 年上拍一部《才調集》(拍號 2021 號)，有扉葉作「宛委堂藏版」並鈐宛委堂凌氏藏書章記」。或可知凌氏為宛委堂主人。



朵雲軒 2013 年上拍書影

據此，或可知宛委堂當清初康熙間蘇州凌氏代刻或經銷各地圖書之書肆。此書書版後來為蘇州書業堂所得，將版心下緣「垂雲堂」剝去，再刷印梓行。



南開藏後印本

本文嘗試就康熙四十三年刊行之《才調集》作考察，一般著錄同一年內有兩種刻書堂號，蓋由於此書之刻乃私人委諸書坊，刻成後，均沾書籍，又各自標記版權所所致。此類「代刻」書籍少有探討，《才調集》如此，清初蘇州想必也有，如寶翰樓⁷，其餘各地應也是如此，尚待再探究。

⁷ 寶翰樓部份詳拙撰〈從蘇州寶翰樓出版品看清初出版文化〉，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》

附錄：林陶村撰〈康熙宛委堂本才調集〉

「才調」兩字，臺灣上了年紀的老一輩，大抵都耳熟能詳，其意義略同本事、本領等。才調一詞，可能起源甚早，至少唐人選詩就有著名的《才調集》一書，此書版本複雜，但明末清初刊本，都可算是稀見之書了。《才調集》是蜀監察御史韋穀編集。年輕時代好聚書，曾買了一套精裝本舊詩選本，包括《唐人選唐詩》、《元人選元詩》、《明人選唐詩》等。其中《唐人選唐詩》是明人毛晉的崇禎元年彙刊本，收有唐詩選本九種，我之知有《才調集》自茲始。

十數年之後，再於舊肆買到康熙四十三年宛委堂刊本。此本為海虞二馮先生評閱本，二馮即馮默庵、馮鈍吟，是清初風行的唐詩選本，新安汪文珍跋後有云：「近日詩家尚韋穀《才調集》，爭購海虞二馮先生閱本，為學者指南，轉相模寫，往往以不得致為憾。」此跋反應書市趨勢，也是汪文珍重新校刊動機。

汪文珍跋語，又交代版本來源，即假汲古閣所藏鈍吟手閱定本，再借影寫宋刻及沈刻本、錢校本等參校重刊。檢閱古籍書目，康熙四十三年刊本《才調集》，版本有二，一是垂雲堂藏板本，一是宛委堂刊本。前者有四冊本與五冊本，藏大陸國圖，後者僅見臺大圖書館著錄。刊本雖異，其實兩家版本當互有關聯。宛委堂本板心有「垂雲堂」三字，可證垂雲堂本問世在宛委堂本之前，很可能是商業間的快速覆刻，畢竟是暢銷書嘛！或者同業借用板片，改個書名頁，也許值得方家深入考證。

總之，同年兩本並存的情形，很像道光間兩廣節署與翰墨園的六色套印杜詩，長得有如孿生兄弟，出版史上類似的案例，所在多有，且舉此例分享同道！（2017.12.23）

